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溃败,逃到台湾后仍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时刻想反攻大陆,还不断派出飞机骚扰沿海省市,对上海投下了炸弹,造成财产损失和数百市民的伤亡。对此中央和上海市委做了很多积极的应对措施,在市区各重要公共设施附近布置防空区,配备高炮、高射机枪。另一方面,通知市民做好应对空袭的措施,要求每家每户储粮、积水、囤煤,以防短时断供。此外,还要求住户、商店的玻璃门上贴上防震贴,以防空袭时玻璃震落伤人。市政府还给每户人家发了煤油和蜡烛的购买凭证,以应对断电之虞。

1950年2月,正值寒假。当时我是沪江大学二年级的学生。2月6日那天,作为学生自治会的干部,我和一位大三级的师姐一直忙到中午才走出校门。我们沿军工路步行半小时左右,在提篮桥乘坐8路有轨电车,准备到南京路外滩,再换乘公交车回家。我们刚上电车不久,突然空袭警报响了。同往常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先拉预警警报,而是一上来就拉了紧急警报,说明敌机已接近上空。电车驶出两站路,刚到杨树浦电厂门口时,我们就听到了飞机的隆隆声和高炮、高射机的尖锐的尖啸声,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惊天动地的炸弹爆炸就接踵而来了,电车也因突然断电停了下来。我和师姐匆忙下车,我们被震

得什么也听不见,但还是清楚地知道,电厂挨了炸,我们得赶快逃离这块危险区域,于是就向外滩方向拼命跑了起来。原来希望在途中碰上高大建筑可以躲避一下,但这一路很荒凉,鲜有可躲之处,只能一直往前跑。那位师姐是位胖姑娘,跑得气喘不接下气,我很瘦,平时也爱运动,所以还不是太累。但我总不能弃她而去,因此只好跑一程,停一歇。幸运的是,尽管厂内砖瓦和弹片乱飞,但厂外很少有弹片或爆炸物飞出。当我们接近外白渡桥

时,只见一座大厦矗立在路边,我俩不管三七二十一闯了进去。这座楼有两重门,第一重是手拉门,第二重是推门。进去后,看见一个大厅,从窗户中透过来的荧光中,我们看见厅内黑压压的一片人,都是为了躲空袭进来的。渐渐地,我们的耳朵恢复了知觉,听到了警报解除声及汽车声,知道空袭已告一段落。我们离开后很久,方知这座大厦就是著名的浦江饭店。

第二天,学生自治会组织了近20人的队伍前赴电厂慰问。本来以为九点已很早了,但我们进入电厂正大门时,已经有不少慰问队伍了。大家手中或举着红旗,或拿着锦旗或匾额,上面的字基本都是:战胜困难、恢复生产、团结起来、奋勇向前一类的词。我们也送了一面锦旗,是前一天赶制的。想必是因为慰问人数太多,旗帜或匾额的交接仪式被搬到了通往办公楼的马路上。

仪式结束后,厂方对各个慰问队分别派一位工人同志陪同去察看被飞机炸坏的地方。我们在工人同志的带领下,攀附着登上了很高的冷却塔,旁边是更高的大烟囱。冷却塔的扶梯同一般建筑不一样,每层台阶都是不规则的——多的有三四四级,少的也有八九级。想来这种结构也是为了适应塔楼检修而设定的。层级之间的扶手是闪亮的不锈钢制作的,地板也是用闪亮的镂空金属板铺的。一层又一层爬了20层左右,终于爬到顶层,这里离屋顶很近。抬头往上看,只见绿色的金属瓦盖上,有很大的洞,这是炸弹下落所致。往下看,透过镂空的楼板,望到最底层。工人同志指给我们看底层安置的发电机组破损的大洞。事后知道,此次敌人派出飞机17架,投弹67枚,造成了13台锅炉,6台汽轮机的严重损毁。此外,还有所有物料传送带也被炸断。

当我们慰问队伍离场并回望电厂塔楼建筑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愤慨。国民党的罪恶行径竟危及

上海最冷的那一夜,户外并没有感觉很冷。也可能是我们穿得太厚了,寒气一时之间来不及渗透。我和女儿都只露出一双眼睛,像熊妈妈和熊宝宝。

每周五晚上六点半,在离家一公里外的一个画室里,六岁的女儿有一节创意美术课。平时,我都是骑电瓶车送她,雨雪天会打个车。但是今天,我临出门时忽然改主意了。“多难得的大冷天啊!妈妈都没有经历过-5℃的上海!”我大声向她诉苦,“我们一起去散步过去吧,看看究竟有多冷。”

女儿被我唬得一下子盯着我,连连摇头。我更加来了兴致,掏出一颗巧克力,“吃一颗,暖和暖和,然后我们就出发,怎么样?”

现在,我们手牵手走在宛如静止了般的夜色中,连女儿嘴里起劲的咀嚼声也渐渐平息了。我们走出了小区门,在显得格外漫长和辽阔的路面两边,除了香樟,所有远近高低的树几乎都脱光了叶子,层层叠叠的枝条

交织错落,在朦胧的路灯光晕中,像灰色的烟雾般上升、弥漫、散开。一切几乎都是凝结成块的,像是被低温冻成了一个整体。就连“唰唰唰”在马路疾驰而过的小车,也只是让路面的寂寥偶尔被分割开,随即又准确无误地合上。

就在这时,在路的东头,有一个明晃晃的东西进入了我的视野,就像是人家的浴室里开了浴霸,从玻璃窗里透出的光。光泽在金黄与银白之间,出奇地巨大,离奇地低,可又无限温柔,毫不恐怖,只让人感觉到欣喜。

隔着毛线手套,我戳戳她的心口:“快看,大月亮!”小小的人儿还没建立起对天体的敏感度,脸庞与视线调整了好几个角度,终于与月亮迎面相遇。

“好大呀,就像一个大气球。”她想了想,又补充道,“可能



最冷的那一夜

吴越

只有医院门口卖的气球那么

大吧。”我大惊小怪地说:“你知

道吗?此刻,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俩见到了月亮。”

“不可能!”“你想,大多数人现在都在家里吃饭呢,或者在匆匆忙忙地上下班;开车的人也看不见,因为月亮刚刚升起来,太低啦,你看,才比路灯高那么

一点。”女儿偏过脸来纠正我:“也就是三层楼四层楼那么高,和路灯差不多。”

路程已过半。我们决定在一个相对开阔的路口站下来,仔细地看一会儿月亮。月亮映照得如烟似雾的灰色树梢,前者庄严肃穆,后者陡峭幽深,如舞台上精心绘制的景片。而我们,就是一束追光打着的两个幸运儿。

在那一刻,我想起最喜欢的绘本《月下看猫头鹰》。一个宁静的冬夜,父亲带着孩子,穿越

雪原,去森林里看猫头鹰,不是每个人都能恰好见到它们。作者的文字优美简洁,值得背诵,“出去看猫头鹰,不需要说话,不需要温暖舒适,也不需要别的什么,只要心中有一个希望。”又想起幾米的《月亮忘记了》,男孩与月亮成为朋友,奢侈得近似荒诞,是一则时光的寓言,“他们在无意间相遇,却为幽暗的生命带来温柔美好的光明。”

走走停停,十来分钟,步行抵达了目的地。小女孩脱鞋时,她的同学、一个小男孩一阵风似的从地库楼梯上来。他们匆匆交谈了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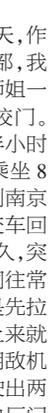
“你看见月亮了没有?”她问。“月亮?好像看见了,我坐在车里,忽地一下子就过去了,没看清楚。”他答。

女儿朝我转过脸,眼睛里全是笑意,我也是。我俩谁也没说话,甚至只是挥手告别,可有个声音在特殊的波段里回响。

那时那刻,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俩见到了月亮。这是真的。

亲历「二·六」大轰炸

周文蓁



大山的情怀

(摄影) 马亚平



「无用之人」的快乐

张君燕

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做个有用的人。年少时,我曾将此作为目标,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可随着年龄渐长,我产生了一丝疑惑,自己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或许从一开始,目标就不够清晰,何谓“有用”?

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终其一生也可能只是个普通人,无法成为令人仰慕的“盖世之才”。这个结论听起来似乎让人沮丧,实际上大可不必如此。曾有人问蔡澜先生一个问题:如果一生无用是错吗?蔡澜先生笑着回答:“要日子过得舒适。”是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虽然注定“无用”,但并不代表就该得过且过。“无用之人”也有无用之人的快乐,也会品尝酸甜苦辣的人生百味,他们所拥有的也是有血有肉的、鲜活的日子。努力让自己过得舒适,即使“无用”,依然可以收获无穷的快乐。就像李诞提出的一个有趣的反问,如果咸鱼的梦想就是当一条咸鱼,那么它和人生赢家有什么区别呢?

周国平先生在文章里写道: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有用”二字产生了刻板印象——与功利有关的便是有用,无益于功利的便是无用。如此简单粗暴的判断方式让我们骤然增加许多紧张和压力,丧失了很多享受轻松与快乐的机会。殊不知,摒弃急功近利的物质追求,远离追名逐利的急躁不安,聆听梧桐夜雨的美妙诗意,享受青灯黄卷的孤独寂静,这些看似无用的事恰恰丰富了人生,延伸了生命的宽度和厚度。

很喜欢在书上看到的一句话:文明就是本来每个人都有他该待的地方,但我们靠着一种简单粗暴的逻辑,把所有人都挤到了一个地方一个标准,然后灌输一个价值观、一种生活方式,恨不得把大家彻底逼疯。确实,当“有用”被制定出了统一的标准后,无数人的自由和快乐就被无情地剥夺了。真正的文明该是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作出选择,而每种选择都应被看见和尊重。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人们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不懂那些看似无用的事与物却有更大的用处。庄子告诉我们,“有用”与“无用”只在于每个人的看法而已,它们是相对的,也是能互相转化的。不管别人如何评价,只管走好自己的路,认真地做自己的事,并在其中收获和体验人生独有的滋味。如此,便是“无用之人”最大的快乐了。



边看边聊

弄堂口来了一辆卖南瓜的三轮车,金黄的南瓜在冬日午后的阳光里散发着温暖的光泽。

一会儿,三轮车周围就站满了顾客。卖南瓜的是位红衣大妈,她很健谈,热情地讲着她熬南瓜粥的经验。那形象的描述仿佛眼前就摆着一锅热腾腾、软糯、金黄又香甜的南瓜粥。让这阳光暖暖的午后有了一种别样隽永的味道。

南瓜是红衣大妈自己种的,孙子上学后,她闲下来了,可她在农村老家忙活了大半辈子,闲不住,于是和老伴到郊区租了一块菜地。她每年都会种南瓜,南瓜也是她家冬天餐桌上的必需品。她说话的语气一直爽朗愉快,似乎在冬天能用自己种的南瓜熬一锅

热气腾腾的南瓜粥是很幸福的。红衣大妈的南瓜又好又便宜,很快就被卖完了。我买了两兜,四个金黄的南瓜装在绿色的袋子里,好看又养眼。

我亦是远离家乡,但从小生活

冬日里的南瓜粥

耿艳菊

在故土上的很多习惯并没有随着远离而被遗忘,反而是常常惦念着。我对南瓜亦是有着深厚的感情。小时候,我们家院子南墙边种了一排南瓜,南瓜的藤蔓爬满了墙壁,郁郁葱葱的。我喜欢把小桌子小凳子搬到那里,坐在那里写作业,偶尔抬头看看努力生长的茸茸的南瓜藤和宽大的南瓜叶,还有明黄的南瓜

花,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快乐和美好。一朵南瓜花就是一个南瓜。渐渐,南瓜花都变成了一个青青的小小的嫩南瓜。嫩南瓜可以炒菜,下面条,都很好吃。不过,最让我们盼望的还是甜甜的南瓜粥。而只有老去的南瓜才能熬南瓜粥,嫩南瓜要想变成金黄的南瓜,那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慢慢地吸收阳光雨露,慢慢地沉淀,一日日的经风经雨经霜,才会香甜醇厚。南瓜粥最好的搭配是小米和绿豆。金黄的小米配上金黄的南瓜,再点缀一些绿

豆,会让人想起田野里盛开的菊花。每喝一口,就像在品一朵花。

客居他乡的冬夜,喝一碗这样甜香绵软且充满诗情画意的南瓜粥,不但祛寒,而且慰藉心。

车,都在后面“背”一个铸铁箱子,放置木炭。许多马路的路灯因断电而停开,晚间马路一片漆黑。大的商店还开着,可能它们有自备电源;小商店就各显神通,汽灯、煤油灯、马灯等都都用上了;医院也是被保障的重点,照常运行。各居民区创办了一批手工业家庭作坊,解决就业问题,商业部门大开绿灯,马路上小商小贩多了起来。工厂中的工人,家在农村,在土改中分得田地的,主动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工厂也允许,一旦供电恢复即可来厂上班。总之,困难是存在的,但政府和百姓团结一致,千方百计共渡难关。社会营生和秩序依然井然有序,丝毫未出现失控和混乱状态,这就是上海人民众志成城的光辉事迹。

与我一起经历了那次空袭的师姐后来成为了我的太太,在70多年的沉沉浮浮里,一直不离不弃,不管我遭遇到什么挫折,她都是我坚定的支持者和稳定的大后方。

美食

阿华是我的老同事,也是社区志愿者,他样样能干,我家电器、自来水出故障、煤气灶罢工、阳台移门不行了……都请他来帮忙。想当年,阿华结婚时,他还自己做家具,请他修床,应该不在话下。第二天,阿华接到我求助电话,匆匆

赶来了。一番检查发现,毛病出在单薄的床架,如今的席梦思都是乳胶床垫,分量重,人睡在上面可谓是重中之重。干起活来的阿华不紧不慢,有条不紊。他笑着对我说:“我会用特殊的方法加固的,你放心吧!”原来他“盯”上我扔在阳台上的一张旧书桌,他把这张旧书桌打造成个实心的木墩子,填在床架上,给床架下面装了个“木墩”。我服了阿华的手艺,充满感激之情。

正所谓市井生活烟火气,丰富多彩人情味。半夜惊魂塌了床,热心阿华帮了忙。冬日虽寒冷,但世间却充满爱心,暖洋洋。

阿华修床记

周成树